



从西柏坡到北京

——中央党校的1949

□ 谢武军

进北平

1948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以刘少奇为院长，杨献珍为教育长。马列学院的校址选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李家沟山村，距西柏坡有十余里的路程。当时党中央代号“工校”，马列学院则称“工校文工队”。1948年11月8日，马列学院在李家沟山村一个大院里举行了开学仪式。教员仅有杨献珍（兼）、艾思奇、何其芳等人。已报到学员102人（另有8名学员开学后陆续报到），都是有5年以上革命工作经历、有一定政治思想水平、能写文章或相当于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干部。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马列学院先遣人员刘元士、郝沛霖等和中央直属机关先遣队一起，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从3月23日开始，中央各机关陆续乘汽车离开平山、建屏，迁往北平，马列学院被安排在3月27日出发。在建屏县的将近5个月里，学员们学习了社会发展史（艾思奇讲授）、国文（何其芳讲授），也开始学习世界经济地理、西方革命史、中国通史和近代史，听了朱德和刘少奇的报告，思想开阔了很多、文化素养有了明显的提高。

因李家沟山村的路进不去卡车，3月26日，学工人员把要带走的东西搬到了距李家沟山村八里的东黄泥村，余下的物资包括马匹等都提前移交给当地政府。27日早饭后，杨献珍、艾思奇、何其芳等与学工人员一道从李家沟山村徒步赶到东黄泥村，分乘八辆军用卡车向北平进发。汽车行驶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得厉害。但大家情绪非常高昂，一路上有说有笑。途经平山县城稍事歇息，当天晚上住保定省

政府大楼，晚饭后还看了一场戏。

3月28日早晨，马列学院的车队从保定出发，前往北平。出城后一路平川，大地刚刚吐绿，迎面吹来的春风还带着寒气。大家的精神更加振奋，都想快点到达北平。根据行程规定，马列学院车队不能从北平城内经过，只能从前门外绕城向西行驶。快到北宫门时，车队在颐和园北墙外的路边停车休息，大家隔墙观赏到了颐和园万寿山的风景，感到很高兴。之后，车队经青龙桥、红山口、玉泉山抵达香山，暂住慈幼院休整。4月14日，马列学院迁驻香山碧云寺西跨院，学工人员的住宿条件略有改善。食堂设在一个经过改造的大殿中，因为没有桌凳，大家都站着吃饭。上课则在水泉院。

为了保密，驻香山的中央机关对外统称“劳动大学”。到北平不久，学院给全体教职员工发了一套洋布做的灰色新军装。过去大家穿的是土布军装，战士装是四个兜兜，干部装是四个吊兜。新军装一律是吊兜，从军服上分不出谁是干部或战士，但大家平时都舍不得穿。

在香山期间，学员以自学为主，读书篇目有《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以《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为参考书）《法兰西内战》（以《国家与革命》为参考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苏联历史教程》、《中国近代史》（浏览《民国史通俗演义》）。此外，还浏览了《世界经济地理》第一、第二分册。大家严格执行周恩来提出的“住香山的全体工作人员三个月内一律不准进北平城内”的规定，抓紧时间埋头读书。6月下旬，周恩来给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讲了一堂课，主要内容是当前形势，以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鼓励大家加紧学习。7月间全校学工人员学习讨论了毛泽东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

参加开国大典

参加开国大典是马列学院师生终生难忘的殊荣。大典前两天就得到消息，马列学院的教员、110个学员和几个工勤人员代表（当年教务处事务员韩怀秀是代表之一）将参加开国大典，并作为观礼队伍，站在天安门城楼边。想到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想到自己能有参加开国大典的幸运，许多人高兴得彻夜难眠。学校停课作了各方面的安排，交代了注意事项。当年的学员马齐彬曾告诉笔者，马列学院学员既是观礼嘉宾还担负保卫中央领导的任务。

10月1日大家早早起床，换上那套洋布军装，等待出发。天刚亮，几辆军用敞篷大卡车开到了马列学院驻地，满载着100余名师生前往天安门。车开到西四附近，大家下车步行，到天安门时已近晌午。

马列学院的队伍被安置在金水桥边，中山公园和天安门门洞之间，背靠天安门城楼，面对检阅通道。当时还是土马路，大家席地而坐，安静地等待着开国大典开始。师生们的对面是群众的队伍，此时已经人头攒动，红旗飘扬。

下午3点，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喇叭里传来毛泽东洪亮的声音：“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广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锣鼓声此起彼伏。接着，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大家目睹了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随后礼炮轰鸣，曾经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学员们热泪盈眶。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举行阅兵式。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列成方阵，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毛泽东和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检阅。当徒步方队威武雄壮地经过天安门前，当人民军队的



1949年10月，马列学院迁入西苑自得园

炮车、装甲车和坦克在天安门前隆隆驶过，当刚刚组建的人民空军的战机掠过头顶，马列学院的师生们整齐肃立，内心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阅兵式结束时天色已晚，长安街上华灯齐放，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群众游行直到晚上9点才结束。马列学院的师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步行至西直门附近，再搭乘大卡车返回香山碧云寺。回去时已经夜深了，身体虽然疲惫，但大家激动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开门办学

开国大典前后，马列学院开门办学，在新解放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校迁到北平后，中央书记处要马列学院帮助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华北大学（简称华大）及其他干部训练班解决马列主义课程的教员问题。因马列学院的教员仅有5人，学员就派上了大用场，他们被派往校外教课，既当学生又当先生。从5月份开始，有46个学员被派到20多个学校、机关、工厂、部队、训练班



马列学院教学楼

教课，每人至少一次，每次至少3小时，个别学员教课达34次。全校学员总计教课200次左右，600多小时。教课对象主要是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学生、中小学教师、教授、留学生），其次为留用的旧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工人、党团员、机关和部队的干部，总数达5万余人。教课地点主要在北京，也到天津等地。教课内容主要是社会发展史，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还有28个学员在21所中学兼任政治课老师，所教学生总计2000人左右。教员杨献珍、艾思奇、王学文等人也承担了向知识分子和各方面的干部教课的任务，在外教课最多的是艾思奇。

经济学家王学文是1949年6月调入马列学院的。1937年他在延安曾经担任过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兼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开国大典后，王学文开始给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讲授政治经济学。课本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参考书是苏联经济学家列昂捷也夫的《政治经济学》。11月上旬，马列学院开始建立旁听制度，18个中央直属机关的40个干部，以及革大的7个青年教师来校旁听政治经济学。驻扎在马列学院附近的北京卫戍

部队连以上干部也到校旁听过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

定居自得园与聘请外教

这一年，马列学院有了进京后第一个正式的固定的校址。9月30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必武，副主任委员张奚若、钱俊瑞签署“〔高教秘字〕第1621号”指令。令清华大学将原农学院旧址——西苑自得园移交马列学院使用，因清华农学院已归并农业大学。10月28日，马列学院由香山碧云寺迁驻自得园，即现在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南院。

为了解决马列学院师资短缺的困难，提高教学水平，马列学院希望聘请苏联专家来校任教。12月上旬，经请示刘少奇批准，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安排，在中宣部工作的苏联专家阿尔逊且也夫被聘为马列学院教授。12月19日，阿尔逊且也夫与全校师生见面，并作了第一次报告。12月底，马列学院还聘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刚由革大、华大合并成立）的苏联专家高尔尼洛夫、列米佐维奇和阿芙捷伊来校讲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



一泓『心水』掠燕湖

□ 靳凤林

闲无心事，假依蓝天映湖清”的淡然心境。

湖中最令人喜爱之物，当属穿梭跳跃的金鱼和昂首浮游的天鹅，它们是湖中的主人。只要有人将食物撒向水中，金色、红色、黑色、白色、杂色等色彩斑斓的鱼群，争先恐后地簇拥而来，像瞬间铺开的五彩锦缎在湖中飘荡，有的跃出水面、有的潜入水下、有的横冲直撞……如风卷残云般将食物啄个精光，并激荡起大片翻滚的浪花。与转瞬即逝的鱼群相比，湖中的白天鹅或黑天鹅行动起来则庄重典雅了许多，它们总是结伴而行，白天鹅的羽毛洁白如雪，黑天鹅的羽毛乌黑如缎，它们亭亭玉立，昂首挺胸，神气时如将军，文静时如睡莲，在湖面上优雅地游弋。

遐想之时，被湖面北部一阵滔滔水声所打断，循声而去，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袭瀑布沿着堆满太湖石的峭立岩壁飞泻而下，山泉澄澈得如同有了生命的水晶，喧哗着，打着旋涡，吐着白沫，蜿蜒流泻。水花在岩石上绽开，喷珠飞雪，彰显出“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的旷野之色。

然而，要从掠燕湖的垂柳浮云、鱼鹅之戏、瀑布流水中，得参天地之化育，当走进其主体建筑“二味书屋”中，方能身历心悟其中之怡情。说起“二味书屋”，人们首先会想到鲁迅少年时代在浙江绍兴府城内就读过的著名私塾“三味书屋”，所谓“三味”，是取“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饕，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之义。但此处的“二味书屋”则另有深意，它坐西向东，是一栋上下两层的皇家宫阙式仿古建筑，每层四周的书架上

摆满了古今中外的人文社科名著，中间是供学员和教工读书的桌椅和几案，上下楼梯之间，也码放着整齐有序的各种书籍，给人以“博览群书添雅趣，缕缕书香胜饭香”之感。“二味书屋”的巨幅楹联最是为人们称道，一楼入口处悬挂着的“为学深知书有味，观心澄觉湖生光”楹联，应出自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碑》，原联为“为学深知书有味，观心澄觉室生光”。“室”改为“湖”，一字之改，更具味道。二楼之上“鉴水平云”横批下的楹联：“鉴形鉴心性当鉴水，平恒平欲志尚平云”则进一步阐发了读书人需追求的人生至高境界。

站在“二味书屋”的阳台上远眺，会看到湖的北面高高矗立着一座通宽16米、高约10米的巨大牌楼。该牌楼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曾伫立于北京景山前街，20世纪60年代移至此处，呈四柱七楼式品字型排列，楼顶为虎殿式，覆盖黄色琉璃瓦，朱红枋柱，玲珑精巧，格外辉煌。每当旭日初升时，牌楼上方“弘佑天民”四个金色大字闪闪发光，牌楼下的小广场上，经常看到不少党校学员在老师的引领下练习太极拳的场景，人们在悠扬的乐曲声中，动静开合，练气化神。牌楼的北面镌刻着“太极仙林”四个大字，傍晚时分，夕阳西下，在湖面之上映照出异彩霞光。

依照中国古代“咫尺山林，多方胜景”的园林建构规则，有湖必有岛，掠燕湖也不例外。人们沿着湖中小桥走进湖心岛，映入眼帘的是两座别具一格的厅廊轩榭，供游人极目远眺，尽享湖上的天光云彩。近些年，湖心岛上的小长廊改造成了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展览室，旁边湖中放置着浙江省嘉兴市委市政府赠送给中央党校的按照相同比例仿制而成的“一大红船”，并在湖心岛上增设了“一大代表”群雕像，来校学员和教职员们时常站在群雕前，瞻仰每位革命先行者的风采。面对他们，我们每个人是否应当拷问自己：我们从哪里走来？为什么要到这里驻足？我们又当走向何方？……



“庠序”：中国古代的学校

□ 郑学富

古人把地方官办的学官称为“庠序”，后泛指学校。庠序，都有“广”，与房屋有关，序本义指房屋东西墙。《尔雅·释官》曰：“庠序，官也。”《礼记·王制》说“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郑玄注曰：“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如庠士，即在学生员，又称“秀才”。《孟子·滕文公上》中有：“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明清时期的州县学校为“邑庠”，所以秀才也叫“邑庠生”。庠老，是古代对地方学官的敬称。

关于庠序的作用，《孟子·梁惠王上》中讲述了一个孟子劝解梁惠王做仁君的故事，间接表明了庠序的功能。孟子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建议梁惠王多办学校，加强教育，反复地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大道理教导百姓，那么，须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会自己背负或顶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可见庠序就是以教育为主责的。

“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忆旧时青。人心未肯抛蝗蚁，弟子依前聚蜚萤。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这是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时任成都节度副使裴钊作的《题文翁石室》，赞美西汉时期文翁在成都创办官学的事。文翁在汉景帝末年出任蜀郡太守。蜀地处于西南边陲，文翁把教育作为治理蜀郡的要务。他选派年轻官员到长安“受业博士，或学律令”，为解决学费问题，文翁甚至减少了郡守

府中开支。这些人学成归来后，文翁让他们担任要职。另外，他“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招收家庭困难的子弟为学官学生，免除他们的徭役。这些举措都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汉书》赞道：“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裴钊诗中提到的“文翁石室”就是文翁创办的学官，庠序指代的就是学校的意思。据说“文翁石室”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所以文翁是地方官学的首创者。宋朝李石作《黎州鹿鸣宴》一诗，诗中云：“圣化如时雨，吾门自教风。文翁设蜀郡，常衮在阆中”，也对文翁兴办教育、传道授业的行为进行称颂。

在中国古代，“庠序”的功能一直比较受重视。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乾纲独揽。汉武帝想做一个在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下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并广开言路、征集良策。针对汉武帝的要求，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史称“天人三策”。其中就有请求汉武帝重视教育的建议，他说：“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新民以仁，靡民以道，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后来，武帝在京城长安设立“太学”，在地方推广文翁的做法，设立“庠序”，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民间积极向学风气的形成。

北宋时期曾官至枢密使的田况在《儒林公议》卷上说：“时山东人石介、孙复皆好醇儒，为直讲，力相赞和，期兴庠序。”说的

是石介尊师重教的事。石介是兖州奉符（今山东省泰安市）人。天圣八年（1030年），26岁的石介进士及第，授将仕郎、郢州观察推官。景祐元年（1034年），调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通过郢城举子士建中介绍，石介与孙复相识。当时孙复是一个累举四次不第的秀才，郁郁不得志，二人在功名、地位上相差悬殊，但是石介并不以为然，与其一见如故。石介推荐孙复的学问和道德，拜孙复为师。景祐二年（1035年），石介在东岳庙（今泰安岱庙）东南隅兴建学馆（即泰山书院），邀请孙复在此传道授业，孙复名之曰“信道堂”。孙复居泰山8年，从事经学研究讲学，撰写了《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等著作，声名渐显于世。庆历二年（1042年）以后，石介、孙复相继入国子监直讲，太学兴盛，弟子们也相继出山为官。苏轼有诗称赞石介曰：“堂堂世上文章主，幽幽地下埋今古；直绕泰山高万丈，争及徂徕三尺土。”办学传道，以其“明人伦、尚礼教”的功能，实现“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的儒家理想，一直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推崇和赞赏。

总之，庠序作为中国古代学校的重要形式之一，历史悠久，其发展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现代教育奠定了尊师重教、传承文化的优良传统。

